

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

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

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下

太平壽聖寺沙門延福奉

聖旨校勘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擇吉

開彫印施名山谷剎永遠讀誦所集

功德伏願

聖躬萬歲四海永清凡屬有生咸躋壽

域吉祥如意者

開慶元年三月重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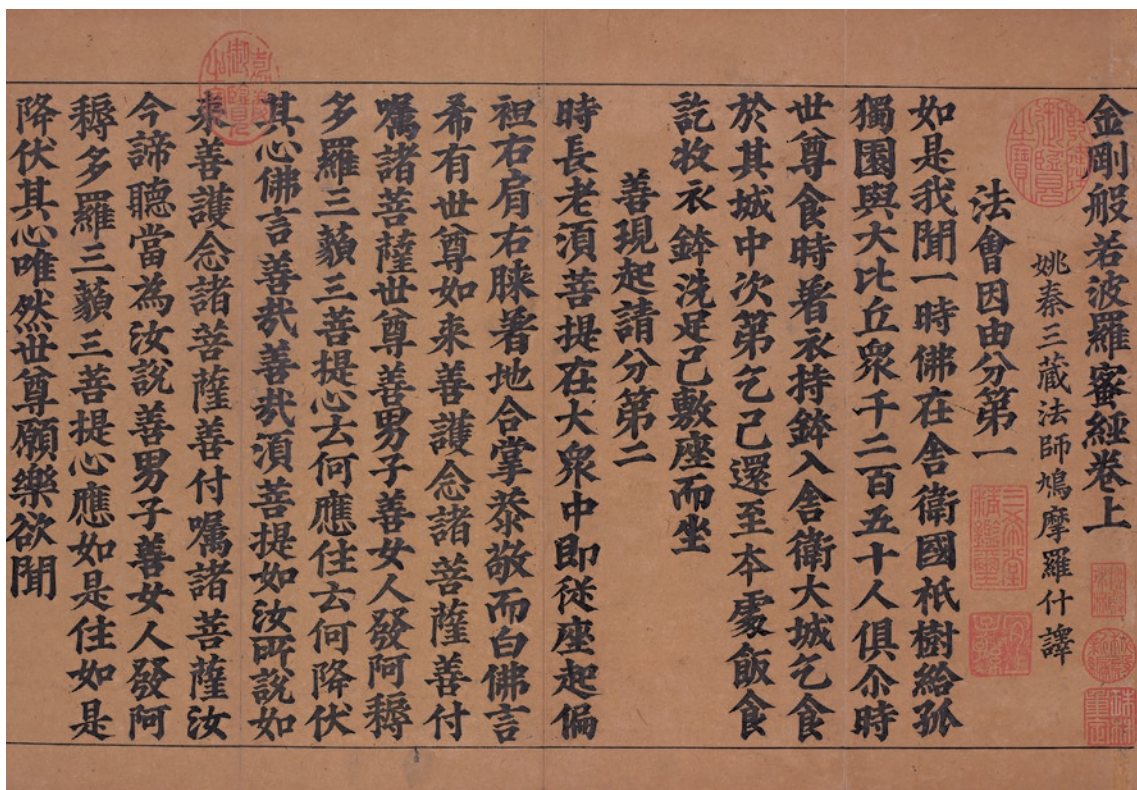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 鳩摩羅什譯
宋開慶元年壽聖寺刊本
每半葉縱25，橫11.4公分
故佛 000458 ~ 000459

此經分上下卷兩冊，採經摺裝，上下單欄，字體為約兩公分見方之顏體字。經文採用西元402年鳩摩羅什（344-413）譯於長安的譯本，是六種《金剛經》漢譯本中最早也最通行的譯本。上冊為「法會因由分第一」至「淨業障分第十六」、下冊則為「究竟無我分第十七」至「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將經文劃分為上下部及三十二分的方式，一般認為是梁昭明太子蕭統依羅什譯本所作科判，影響甚廣。

卷末有一段刻經跋文：「太平壽聖寺沙門延福，奉聖旨校勘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擇吉開雕，印施名山谷剎，永遠讀誦，所集功德，伏願聖躬萬歲，四海永清，凡屬有生，咸躋壽域，吉祥如意者，開慶元年（1259）三月重勘。」

唐代曾有皇帝賜名佛道寺觀的傳統，如武后於載初元年（690）稱帝時，發布詔令：命長安與洛陽兩京、諸州均建大雲寺；玄宗於開元



二十六年（738）亦曾敕兩京與諸州設開元寺觀各一所。北宋沿襲此制：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敕天下無額寺院若確有房廊、佛像、殿宇、僧尼等，即賜「太平興國寺」或「乾明寺」寺額；前者以年號命名，後者以皇帝壽誕節慶命名（太宗壽誕名「乾明節」，十月七日）。此類以皇帝壽誕或年號賜額者，有時亦具官寺性質，如徽宗崇寧二年（1103）十月詔置崇寧寺，並規定十方住持披剃，賜紫衣、田地、經藏及恩度童行。英宗治平四年（1067）正月，詔令天下無敕額然有屋宇三十間以上，且具佛像者，皆賜「壽聖」寺額（英宗壽誕節名，正月三日）。當時以壽聖為寺名者，一州曾多至十數所，「壽聖寺（院）」幾有遍及天下之概。紹興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高宗禪讓帝位

予建王趙昚，為宋孝宗，自尊為「太上皇帝」，群臣上尊號為「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因避其尊諱，「壽聖」寺額改為「廣福」。然多處壽聖寺並未依令改名，以「壽聖」為名之寺仍遍見各地；佛教文獻中為加以區分，常在「壽聖」寺名前加上地名，如「澧州壽聖寺」、「吳江壽聖寺」、「烏崖壽聖寺」、「半塘壽聖寺」等。此經卷末「太平壽聖寺」意為「太平」一地之「壽聖寺」，該地名應指宋代所置太平州，屬江南東路（今日安徽省當塗、蕪湖一帶）。推測此部「奉聖旨校勘」之《金剛經》，可能為南宋末太平州一帶具官寺性質之「壽聖寺」僧人，負責將其校勘雕印，後加以流通。（劉國威）

春秋集註

宋 張洽撰

宋德祐元年衛宗武華亭義塾刊本

版框高 24.5，寬 17.5 公分 書冊高 33.7，寬 21.2 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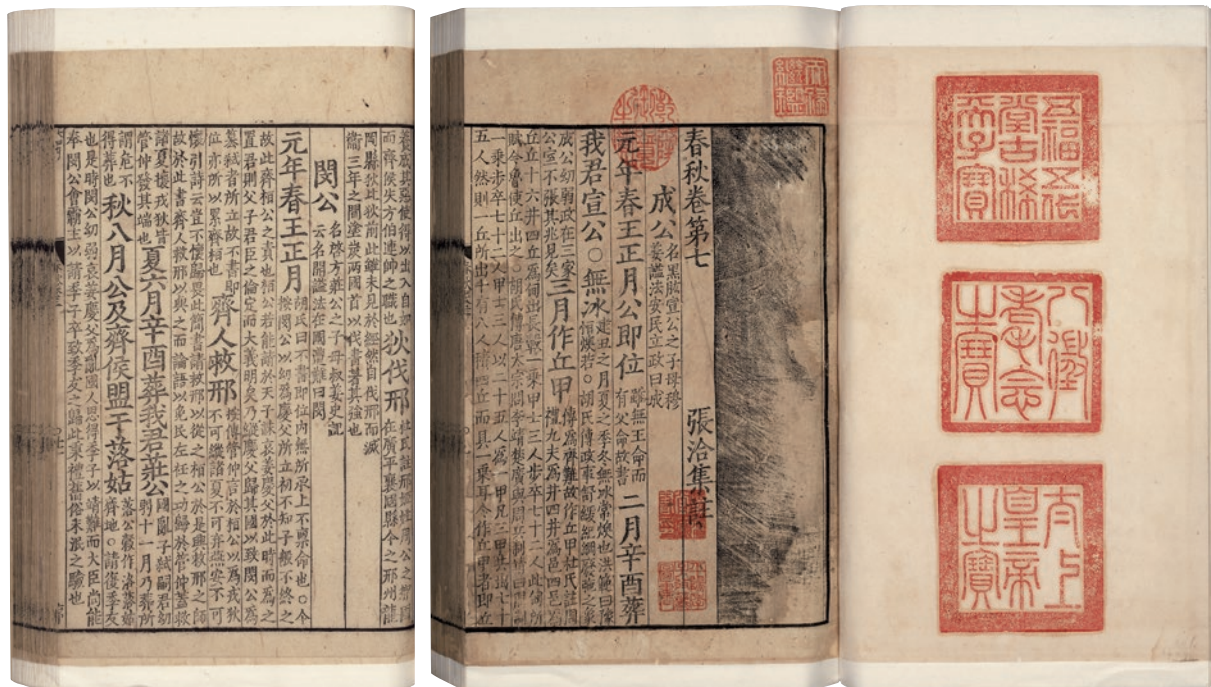
故書 014096 ~ 0140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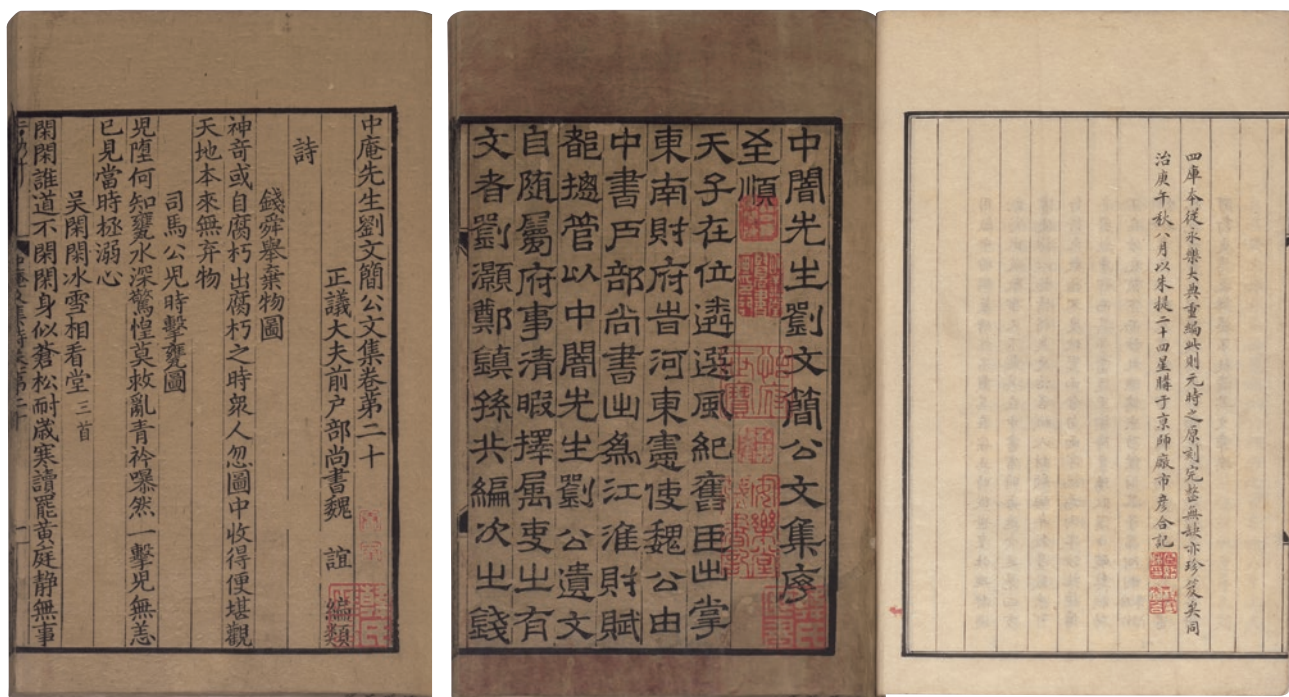
其爲人也如此，其爲學乃能如此。

張洽（1161-1237）是南宋理學宗師朱熹（1130-1200）深寄厚望、認爲少數能傳其「道」的高足之一。朱熹生前未作《春秋》傳或注，張洽遂戮力撰成《春秋集註》，持論頗有別於其師而能成一家之言。史載張洽擔任地方官員期間，建糧倉、平訴訟、斷冤獄，樂見士大夫直言朝政得失。他曾獲聘主持白鹿洞書院，重振講學名聲後便卸職離去；更屢屢稱病推辭朝臣推薦，不克奉召充任御前講釋經義以備顧問的學士侍從。尙書省欲派人將《春秋集註》臚

寫呈覽，張洽反倒請求仔細修改校訂，延遲近一年始具狀上繳，可見其處世治學之謹重。

張洽《春秋集註》初刻於寶祐三年（1255），不數年書版盡燬。德祐元年（1275）華亭（上海松江）世族衛宗武（?-1289）重刻於九峰義塾，欲藉此書固守義塾子弟明辨夷夏之防的愛國節操；未滿半年，宋恭帝趙昀（1271-1323）便向元軍獻璽投降。德祐本《春秋集註》舉世僅存三部，院藏此帙開版宏闊、字體端整、刻工嚴謹，全書紙墨勻潔古雅又近乎初印，洵爲宋槧善本之精品。（曾紀剛）





中庵先生劉文簡公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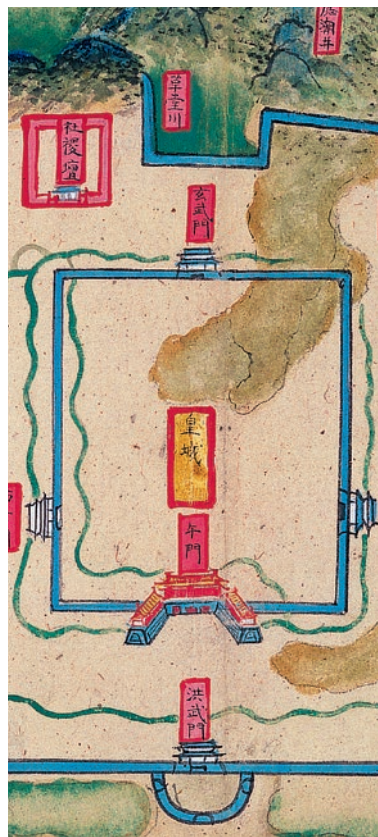
元 劉敏中撰 元 魏誼編
 元統二年江浙等處儒學刊本
 版框高 22.1，寬 15 公分 書冊高 25.8，寬 18.3 公分
 平圖 013257 ~ 013280

這是一部湮沉近六百年，巍然獨存的元刻元印元人文集。

劉敏中（1243-1318）是元初身歷四朝要職的名臣，朝廷譽稱「一代真儒」。其人孝慈清介，氣嚴而和，尤善獎誘後進；每以時事為憂，卻又無心於顯達。劉氏詩、詞、文章俱精，書法造詣則「有顏（真卿）、米（芾）風度」；既辭歸田里，朝廷有大制作，仍遣使以求其文，並享半俸養老於家。劉氏病逝後十餘年，其婿魏誼乃託人編次遺文；元統二年（1334）江浙儒司調撥辦學結餘的經費，始促成刻印二十五

卷本《中庵先生劉文簡公文集》，內容多能填補史籍記載之簡省或闕遺，是研究元代社會、制度、文學的重要材料。

元刻本《中庵集》傳世絕罕，明初纂修《永樂大典》時已無緣得見完書，改用其他版本寫入。民國二十年（1931）國立北平圖書館訪購書籍時，赫見元槧《中庵集》重現人間，首尾完整無缺，遂「竭月餘之力，始全部購得」。此帙遞經怡親王弘曉（1722-1778）、韓泰華、楊氏海源閣珍藏，寫刻字體多做趙松雪筆意，楮墨古雅清朗，書版無修補痕跡，堪稱至寶。（曾紀剛）



江南各道府圖表(存)

明初紙本彩繪
每葉縱 63，橫 66 公分
平圖 020923 ~ 020941

本圖冊葉，圖組，存應天府、鎮江府、太平府、池州府、徽州府，以及廣德州，圖、表相配（但廣德州之表僅存半葉，池州府僅存一葉，不全），表除應天府在首行書「中書省」外，其餘皆題名在首，下設道里遠近、山川險易、所產物色共三門。圖繪部份色彩濃重，構圖採俯視（鳥瞰）視角，地理要素平面、立面參用，各個

不同地理區域也不侷限於焦點或散點透視。每圖府（州）名一律書寫在右上角邊框位置，四緣標註北、南、西、東（上、下、左、右），而圖框的四個邊角，以及四緣方位邊旁，則書寫相對應表內所載示的：本府道里遠近。就內容言，每圖皆以府（或州城）為重心，面積佔比很大，其下縣城亦按相對方位繪出，按〈應天府表〉首行書「中書省」三字，應天府圖的「宮城」已出現，〈應天府表〉無江浦、六合、高淳三縣，廣陽縣未入廣德州等推測，本圖冊應表明洪武六年到九年之間（1373-1376）的南京直轄區域，圖繪年代亦相去不遠，在今日元繪本地圖幾乎不得見的情況下，相當珍貴。（盧雪燕）

永樂琴書集成

明 成祖朱棣敕編
明內府朱絲欄精寫本
版框高 27.9，寬 19.2 公分 書冊高 35.6，寬 23.3 公分
故善 014320 ~ 0143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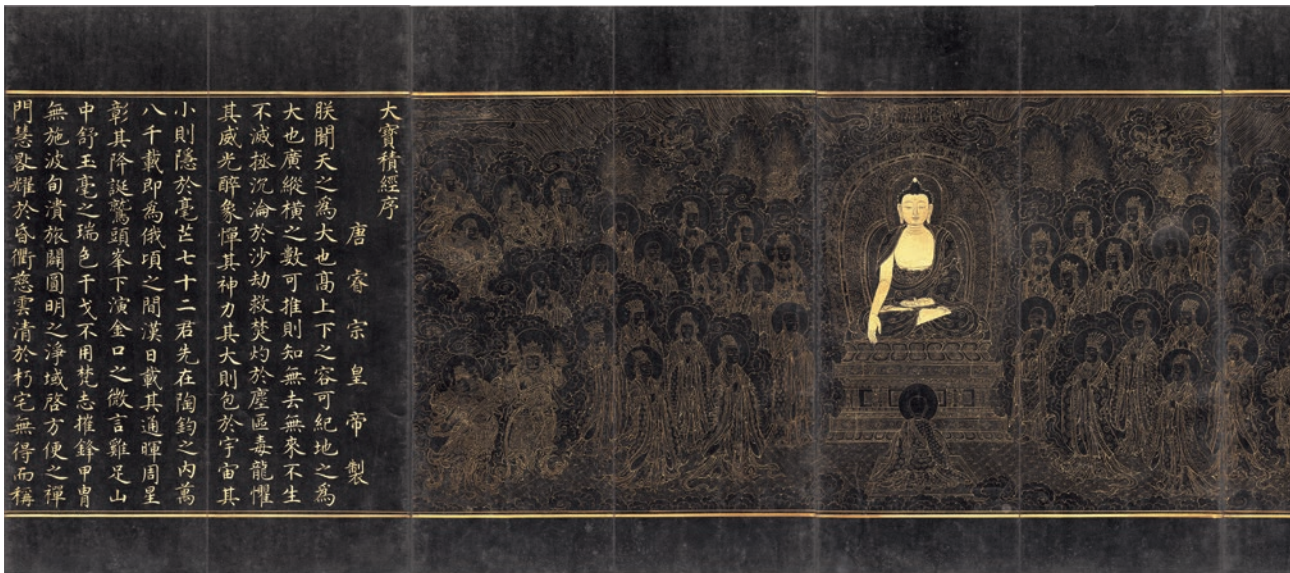
《永樂琴書集成》係明朝初期官方纂輯、匯聚歷代典籍中涉及「琴」之文獻彙編。全書未曾刻印，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前集二十卷，是人間僅存的孤本。

此帙乃典型的明初內府鈔本。開本寬綽，紙色白淨、質地細密；雕版印製朱絲欄框線，硃色鮮明。每卷裝為一冊，每冊概由一至二人端楷精寫，字體仿倣沈度（1357-1434）豐潤婉

麗的臺閣書風；間有表譜圖繪，典雅工緻。全書紙面皆施以研光，勻潔悅目。

《永樂大典》在「平聲」「侵」韻「琴」字底下，收入《大明永樂琴書集成》23卷（卷9,512至9,534），當即此書初輯全部內容。正統六年（1441）《文淵閣書目》著錄一部《新編琴書集成》32冊，註明「殘缺」，應是後出擴增之作。萬曆三十三年（1605）《內閣藏書目錄》著錄鈔本《永樂琴書集成》25冊，註曰「不全」、「原三十冊，今缺五冊」；清初《千頃堂書目》著錄同書僅存20卷，稱其「分前、後二集」。據上述記載推測，此書寫入《永樂大典》後，新編為前、後二集共40卷（冊），孤本單傳六百年，迭有佚失而尤顯珍秘。（曾紀剛）





大寶積經

唐 菩提流志譯
 明宣德五年內府泥金寫本
 每半葉框高 30.4，寬 14.5 公分
 故佛 000001 ~ 000040 故佛 000208 ~ 000247
 故佛 000343 ~ 000382

此一百二十卷漢譯本《大寶積經》(Mahāvairocana-sūtra) 共四十九會，每會皆為一部獨立經文，為唐代集新舊譯本之合編：前二十三會源自魏晉南北朝時期多位譯師之譯作，後二十六會為唐武后時期抵華的南印度僧人菩提流志所譯。

此內府泥金寫本採經摺裝，每卷一冊，十冊一函，共十二函一百二十冊，各摺頁均採類同藏經之六行十七字版式。以臺閣體楷書寫於羊腦牋上，各函首冊皆有經牌贊及佛說法圖，末冊末頁則有護法韋馱像，卷一之卷首有大明宣德五年二月初三日〈御製大寶積經序〉，扉

畫後則有唐睿宗御製〈大寶積經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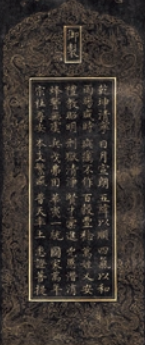
明代僧人明河所撰《補續高僧傳》中，載有明初華嚴宗高僧慧進（追認為華嚴宗第三十三祖）之生平記述，內容大多源引天順元年（1457）禮部尚書胡濙（1375-1463）所撰《棲岩法主大師塔銘》。慧進早年為永樂帝召問《楞嚴經》大意，敕賜紫衣，命住持南京天界寺，並於靈谷寺參與編纂《大明三藏法數》。後隨永樂帝遷都北京，住海印寺，奉旨於該寺主持《永樂北藏》之雕印。永樂曾應其所請，「親製經序十三篇。佛菩薩贊跋十二篇。」後敕贈慧進「梵相釋迦、刻絲觀音、水晶數珠、七佛之偈。」至宣宗時，「待以國老，」令其負責「對寫金字《華嚴》、《般若》、《寶積》、《涅槃》四大部經。」據此記錄，本院所藏此部《大寶積經》與另一部亦為宣德五年的同款式《大涅槃經》四十卷泥金寫本（另附兩卷《大涅槃經後分》）應皆由此位華嚴宗高僧所主持抄寫完成。（劉國威）

御製大寶積經序

朕惟佛之道以化人於善也而為慮甚周為慮周故設教詳設教詳故施濟博博佛之仁其至矣哉蓋佛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古今幽明為一人無彼此之間斯以其慮之周也慮人之昧夫真常也為開喻其性慮人之溺夫惑業也為辨詰其幻導之德以養其心導之戒以制其情導之誓以堅其志導之懺以達其悔斯以其教之詳也億萬歷劫之遠河沙刹土之廣上周于三界下浹于九幽凡諸有情舉欲納之光明清淨之域斯以其濟之博也佛之道其大矣哉朕承

天命君天下主神人夙夜孜孜蓋欲自家而國自國而四海以達于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臨凡厥有生皆圓之春風和氣之中雖九幽之下亦欲披其沉滯出其冥闇以庶幾為民父母之道蓋亦佛之心也間閱是經有契于中特命以金書之萬幾之暇時一披玩庶幾心與佛會而清淨之化將覃被於遠邇咸利於顯幽因序其卷首云

大明宣德五年二月初三日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二十

唐三藏法師菩提流志奉詔譯

廣博仙人會第四十九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無鬪戰城恒河岸上時有無量諸比丘眾尊者阿難摩訶迦葉舍利弗薄拘羅離婆多阿若憍陳如等所作已辦離諸塵染諸漏已盡不復退轉禪誦經行無暫懈怠或如羣鹿遊止寂靜或在林間常處禪定安住如來光明教門調伏諸根得無所畏時娑羅雞林枝葉繁茂香華布地拘枳羅鳥迦陵伽鳥鵝王羣蜂棲集和鳴能令眾生離諸昏惰爾時如來告諸比丘汝等應當勤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二十

音釋

濠 上乎刀切

檀 下七灼切

輓 切草

毯 吐威切





黃河淮河流域圖

清初綾本彩繪
縱 223.1，橫 472.3 公分
平圖 021566

本圖採傳統山水畫法，描繪黃河自河源星宿海至出海口，京杭運河全程，淮河全程，以及長江下游一帶。黃河塗上明黃色彩，相當醒目，而淮河則施以黃綠，其餘水系則以青色代替，足見繪者所重者黃、淮二河矣。綜觀全圖文字註記，除標註城鎮等行政區域之外，尤其

著重黃河兩岸治河工事，若干重點治河區域則貼上大黃簽，附以文字說明，例如黃、淮、運交會的白馬湖附近貼註「總一高堰堤在北，為武家墩開口建閘，洩淮水……設有大使官夫，以資防守。」此外，黃河與京杭運河近乎平行，以及以形象畫法特別放大突顯京師北京城（標註「神京」），亦是此圖特色之一。按圖上黃簽已載清順治九年（1652）黃河在封丘決口事，以及未繪順治十六年（1659）黃河決歸仁堤，入洪澤湖，灌高郵、寶應諸湖事推測，圖應表現清順治九至十六年間，由於繪風近明代地圖，故繪製年代亦應相去不遠。（盧雪燕）





浙江寧波府 屬地理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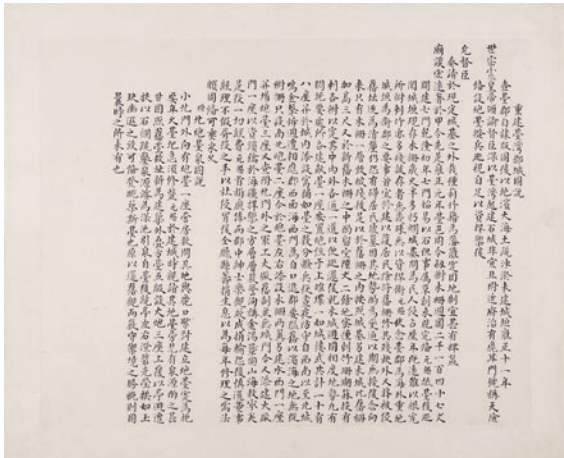
清初絹本彩繪
縱 149.8，橫 148.9 公分
平圖 021510

本圖採青綠山水畫法，方位上北下南，四緣註四至及往鄰近府縣里程，圖內繪寧波府轄境之山、水（含海、湖、河），以及海上島嶼等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方面，則包括府、縣、衛、所、巡檢司等廣義的住民地，府、縣一般採俯視角度繪出符合真實情況的城圍（附城門、城樓），城內設施（塔、寺）立面，衛、



所城圍採方框四面城圍，平面，中間點綴立面房屋一幢，其它人文地理要素，例如橋、寺、營、烽墩等皆採立面形式圖式符號表現。除一般地理要素之外，最重要的是浮貼在各地理要素旁的八十二紙紅籤，籤內註文達七千餘字，按貼籤內容與圖面人文景觀推測，圖應表現順治三至十八年間事（1646-1661），圖繪目的可

能是寧波府主事者以繪圖貼籤方式向清廷匯報軍情，並建議有關寧波一地為防範明末殘餘海上，比如如鄭成功（1624-1662）等勢力入侵的軍事布置。按圖繪風格，暨結合表現年代判斷，圖的繪製時限應不晚於康熙末以後。（盧雪燕）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

清乾隆年間繪本
每幅約縱 33，橫 41.5 公分
平圖 020970 ~ 021048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可謂是保存清代乾隆年間署任臺灣知府蔣元樞（1739-1781）在臺灣進行各項重要建設之彩繪圖文冊。本圖文冊內有圖三十九幅，圖說四十幅（內一幅題稱「記」），共計七十九幅，原則上採一圖一說互

為搭配。蔣元樞在臺灣任職期間，積極推動各項公共設施建設，並加強各地防務。無論是興修重建衙署、學校、廟宇、橋樑、鹽倉、義塚、養濟院，又或是鞏固城防及修築望樓、隘寮，燈塔、石岸、兵營、軍工廠等方面，均有所作為。他積極建設臺灣，其建樹治績，於本院所藏之《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中，多可獲見。本圖冊的圖文內容不僅限於臺灣府城，亦繪寫當時臺灣縣、諸羅縣、彰化縣、鳳山縣、淡水廳、澎湖廳等地與蔣元樞有關之重要建設。國立北平圖書館於民國二十二、三（1933-1934）年間購得此圖文冊，原名為《臺灣建置圖》。（李泰翰）

滿文實錄

滿文本
版框高 23.5，寬 34 公分
故宮 012617 ~ 014001

《清實錄》為一種專記清代皇帝與中央政府日行公事的編年體官書，有滿、蒙、漢三種文體。然而，自乾隆朝以降，旗人滿文能力下降，致使無法直接使用滿文寫作。影響所及，自嘉慶朝纂修《大清高宗純皇帝滿文實錄》(daicing gurun i g'aodzung yongkiyangga hūwangdi i yargiyan kooli) 開始，一改之前先修滿文本，而後再將滿文翻譯為漢文的方式，轉而先修漢文本再將其譯成滿文，且幾乎完全扣緊漢文來

譯。滿文實錄橫跨太祖至穆宗，儘管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本院」）所藏並不完全，但數量仍多達一千多卷，為數可觀。

本院所藏滿文實錄大多以紅綾為封面，就史料價值而言，是書記載了清朝中外大事與滿洲風俗，內容包羅萬象。無論是研究清朝政治或是滿洲傳統文化，滿文實錄皆為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材料。尤其清初，部分漢文本《清實錄》或漏譯，或語焉不詳，此時，查對回滿文實錄的記載，便有其必要性。而且，滿文實錄歷經不同皇帝纂修，在滿文文字或語法上，往往隨時代不同而有所差異，亦為滿語研究提供了珍貴的素材。（劉世珣）

